

文星雜誌選集

李敖 主編

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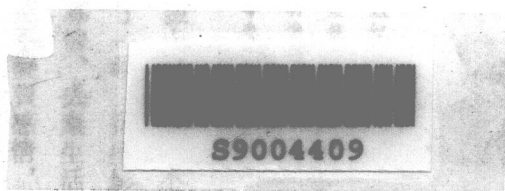
3
5

S

005543

文星雜誌選集

李敖 主編 | 2



石 景 宜 先 生
惠 贈



舞會

王尚義

長記得霜橋邊處有紅楓，

月光下懸掛着萬盞燈籠，

你指出那一盞最光明燦爛，

那一盞就最怕晨曦帶來清風。

我掙扎着站起來，擦擦臉上的液體，不知是酒還是水，那人一拳打中我的右太陽穴，黛娜哼了一聲，他又在左邊補了一拳，這些影像在我心中很清晰。D變了，五年的時光把她塑造成玩世的型態，她狠毒、寡情、丟棄生活的面具，向現實奉獻了。可是她不得已，她只有一個寡母，爲了生存，她不能不變賣感情，她本質上是善良的，那個男人，挺着肚子，滿面

黑髯的傢伙，懂得她的本質麼？他不配，他算什麼？

我喝了太多的酒，想消滅她的歌聲，當她扭着蛇腰，扯起沙啞的喉嚨，眼睛眯眯地放出電光的時候，我覺得心痛，我記起那首小詩，臨別時贈我的小詩，她清新的筆跡寫在緞製的雞心上，珍藏在我的箱底。我們的小山、小河、小小的願望，在遙遠的青春裏爲她辯護，回憶之光環衛她的無辜，她是神明，她永遠受我尊敬，不管在那裏發現她，我會撇下一切追隨她。

窄如洞穴的長巷，被一塊灰色的夜封閉着，巷口我看見陳和小的坐上車，擁抱着走了，陳得到了快樂，忘了我（誰又不是這樣呢），分散、欺騙，與迷醉中的人影在我眼前像雙尾燕般地穿梭不斷。

我跟隨着走出長巷，我想再回到舞池中看看，憑吊一下存在的屍體，拾起感覺的渣滓，重把肥皂泡還給那個美麗的彩球，但這是無望，像我追隨黛娜一樣，必然會受到另一次打擊。如果我回到原來的地方（我是該回去了），但從第一天起那地方就對我陌生，我是一根浮草，對所有的土地都無感情，我的自我，被世代的風扯碎，像一撮泡沫，它一次次地聚會消散，它總是難以定形。

玻璃球旋轉着，紅綠二色的燈光，反射出無數彩球般的光圈，彩球在四壁上旋轉，我輕

輕地問她：「你看，像什麼？」她無可奈何地望我。我說：「像肥皂泡，」她說：「不，像燈籠，」我摟着她，她是幻覺的化身，她髮梢的清香帶我入夢。我第一次和一個不相識的女人跳舞，第一次覺得不相識反比相識好，我們陌生，彼此沒有要求，肥皂泡也好，燈籠也好，剎那間的虛無是實在的，剎那間可以遺忘，也可以盡情。

遠遠地，在朦朧的一角，陳蹙緊眉頭，斜倚在沙發上，失神地向舞池中張望。

我送她回座，把陳叫到一邊：「既然已經來了，什麼都不要想，不要顧慮錢，我帶的有。」

「不是錢，」陳悽然地笑着：「我分明記得是一〇三號，怎麼會錯，第一次約你出來玩，真不好意思。」

「不要想這些，」我命令他：「從現在開始，儘情的享受，抓住這段時間填滿它，擺脫一切，就是快樂，如果你快樂，你便凌駕於帝王之上，許多人辛辛苦苦想一輩子，尚摸不到它的踪影，而你能進入現在，現在是無價的，人又能拿什麼東西換現在呢？」

「大的好像不高興。」陳仍未安然。

「小的好，多找小的跳，」

「小的是大的帶來的，沒有大的牽線，一切都完了。」

「管它那麼多，」我用力把陳推回去。

「我也不曉得地址，陳中午才約我，說你要帶一個同來，」我向對面坐着的大的說。

「真是奇怪，參加舞會連地址都不清楚，」雖然我們把她說服到這裏，看起來，她還有怨氣。

「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裏，」我試着抬高身價，像小狗舉起前足，要博取主人歡喜。

陳和小的回來，又出去。樂聲漸漸濃起來，大的在我對面沉默着。我寧可不跳，寧可抽煙，那種神情令我厭惡。

我浸透在樂聲中，欣賞着臺上的角色，鼓手最可愛，他有忘我的逸致，彈低音提琴的那個人有點怪，他古板的臉從不改變，坐在鋼琴前的老人太憂鬱，他佝僂的背影，灰的髮痕，他不屬於今晚。舞池中，人和肥皂泡一個步調，同樣地輕飄。那個舞女，披着長髮，袒露手臂，嘴角吊着香煙，柔細的腰，高叉旗袍，把我吸住了，那簡直是西方精神，只有縱情，沒有苦痛，只有宗教，沒有神，有科學，而沒有靈魂……

「對不起，我先走了，麻煩你告訴陳一聲。」大的提起皮包，格格地走了。我沒有攔她，我覺得她未免太東方化了，舞廳裏跳和家庭舞會有什麼不同，而她像在堅持她的精神文明，虛偽的教養，空洞，而缺乏生命。

「她走了，」我淡淡地說。小的有些悵然，但樂聲很快使她平安。

陳湊近我氣惱地說：「擺什麼架子，逢場做戲也不會，真沒趣！」

「快的，你去跳，」陳讓我。

「不，你跳吧，我覺得看比跳更有意思。」陳又拉我，我貼近他的耳根說：「我飯後有時抽一支煙，有時喝一杯茶，煙的焦辣和茶的酸苦，都使我消磨黃昏；如果要照亮黑暗，白蠟燭和紅蠟燭沒有兩樣，感覺是生命的光亮，要緊的是點燃它，不要使它溶化，快點去，不要管我！」

我換了座位，移到一個黑暗而無人的角落，時而沉墜，時而飄浮，我追尋着陳和小的，無數燈籠的影子……

「現在請黛娜小姐唱一個……」

我坐得近些，再近些，又退回來，掌聲，叫囂，猥褻的笑，「酒呵，酒呵，給我毀滅。」

開始和結束好像都是適才的事，可是子夜的霧露已凝結成絲般的珠網，在寬闊的街頭，尋找方向，即刻有被吞噬的恐懼；我跌落在一棵大樹上，守着它，像守着整體，守着永恒的孤寂，我輕輕地呼喚，大的、小的、陳和樂師們、黛娜、還有那個打我兩拳的人，你們在那

裏？你們的獲得在那裏？失落也在那裏？我願你們抓住剎那，填滿它。

我輕輕地呼喚着，黑夜正濃，而晨風尚未吹動……

（五十五期。五十一年五月一日）

我對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建議

梁 實 秋

寫在「自信力與誇大狂」重刊之前

下面這篇短文是二十七年前給天津大公報寫的一篇星期論文，當時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正在熱烈進行，我對於陳序經先生所謂的「全盤西化」並不贊成，對於所謂「本位文化」亦不以爲然，我的意思是要把中西文化的內涵分門別類的研討一下，不要籠統的說話，而且一經分析之後就會發現（一）有我國優於西洋者，（二）有西洋優於我國者，（三）有不必強分優劣可以同時並存者，（四）有中西都不高明均需急謀改進者。與其空說中西文化，不如具體的列舉項目而加以比較。這一點點意見，我至今尚未改變。最近臺灣又掀起中西文化的

討論，各方面的文章我都拜讀了，使我獲益不少，有些朋友要我發表意見，我却未敢應命，因為這些年來我的學業很少長進，但是有一點差堪自慰的，即是我逐漸明瞭了我自己的知識貧乏到了什麼程度，像中西文化這樣的大問題我自己實在沒有資格參加討論，必須對於中西文化具有廣泛而又深入的認識的碩學鴻儒才能勝任。有些朋友們不諒解，以為我是搗謙，其實不是的。文星的蕭孟能先生即是不諒解我的一個，他逼我發表意見，我無意中說出二十幾年前曾寫過一篇小文，他居然的有法從舊報紙堆中把它蒐尋了出來，並且要我同意重行發表一次。我不得不贅上幾句話。

首先要說明，我無意參加論戰，我對各方面的朋友們都很敬佩。這一次論戰似乎是由胡適之先生一篇演說詞引起的。胡先生指出纏足八股鴉片幾件事而認為中國文化沒有多少「靈性」，在措辭上是有過激之處，因為這幾樁只是我們文化上的污點，並不是代表文化的傑作。不過我們也可以理解，胡先生平夙說話喜歡肯定的語氣，喜歡斬釘斷鐵的說得清清楚楚，喜歡舉出具體事實作例證，以至在遣詞用字上偶然失却控制。胡先生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研究，只看他對一個神會和尚用那麼大的氣力，對水經注下那麼多的功夫，若對中國文化沒有厚愛，如何可能？前年在西雅圖開中美學術合作會議，他開會致詞，大聲疾呼「中國文化決不會在世界上消滅！」美國朋友們稱之為一篇「邱吉爾式的演說」，蓋言其極雄辯之能

事。但是國內就有人指責他前後矛盾了。我看他並不矛盾，胡先生知道哪一些是我們所無法否認的缺點，哪一些是我們的光榮的成就。有時候他強調我們的缺點，有時候他強調我們的成就。如是而已。胡先生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才情風趣，在在均可說明他個人「西化」而決不是「全盤」。

談到中西文化，一般人都說「取長捨短」，話是不錯的，但是長在哪裏？短在哪裏？若不說個明明白白則仍然無益。所以我對蕭孟能先生建議，與其海闊天空的漫談中西文化，不如先把這個大問題放在一邊，檢些比較小的問題談談，文化的成分很多，擇其要者逐一加以檢討，看看中西孰優孰劣孰長孰短。這工作並不容易，談空洞的大問題可能人人都覺得能說上幾句，談具體的小問題則非有真知灼見不可，而且非確實懂得中西文化中各該一部門的內容不可。等到許多小題目都談過了，聚集起來，或者可能成為中西文化大問題的一個結論。要先作研討，後下結論。不可先下結論，後作研討。從前我讀梁漱溟先生的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，我很敬佩他的體大思精，但是後來我對於這樣的大刀濶斧式的論著感覺不能滿足了。我覺得中西文化不能那樣的用一兩句話就概括淨盡。那種大刀濶斧式的論斷只是結論，我不僅要看結論，我還要看獲致結論的證據與資料。現距漱溟先生那部大作發表已數十年，大家討論中西文化仍然是海闊天空的漫談，我覺得我們應該腳踏實地的改變了。我們現在應該作

的是中西文化各部門之比較的研究。各部門比較研究之結果，可以分出優劣高下，也可以只是指出其異同或其交互之影響。我還可以附帶指出，這樣的專門的研究是需要專門知識的，也許可以不至於發生意氣用事或人身攻擊的毛病。

五一、五、十九。

（五十六期。五十一年六月一日）

自信力與誇大狂

梁實秋

以爲中華民族已經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，以爲我們無論如何趕不上歐美的程度，這便是缺乏自信力，其弊是自甘暴棄。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，不是回憶已往的光榮，而應該是目前做出一點驚人的成績。我們現在不怕缺乏自信力，怕的是在事實上做不出足以啓人自信的成績。如果要表現民族自信力，我們不要用宣言的方式來表現，要在事實上來表現。

以爲守舊不好，盲從不好，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」也不好，「全盤西化」更不好，而要根據「此時此地的需要」另行「建設」一種所謂「中國本位文化」，這實在是一種誇大狂。文化內容是些什麼？固然沒有定論，可是物質文明精神生活都應該包括在內，這是人人承認的。可見文化這個名詞是極廣泛而極籠統的，是許多事物的一個抽象的總和。並且文化是多

少年來應環境需要而一滴一點的累積起來的；不是長生不死的，是可以隨着民族的衰微而漸趨於死亡的；不是一成不變的，是可以隨時接受修正或改造或補充的。現在十位教授宣言要「建設」一種「中國本位文化」，而說是言大而誇了。究其實，所謂「中國本位文化」原來不過是「充實人民的生活，發展國民的生計，爭取民族的生存」三句老話（見「我們的總答復」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已言之在前，何必另起爐灶撰出這樣大而無當的名詞來呢？

假如現在復古的勢力太大，我們應該出來反對，因為這是「此時此地的需要」。假如現在盲從的勢力太大，我們應該起來主張「審慎的選擇」，因為這也是「此時此地的需要」。

我們看看眼前的事實，「讀經」「祀孔」「掃墓」「誦經」「國醫」「國術」「節婦宴」

（見本月三日「益世報」）無一不是「迷戀過去的殘骸」，然而不見有多少人發為宣言蔚為輿論加以抨擊。再看西洋文化，表面上像是大規模輸入中國，其實我們國人並沒有徹底了解西洋文化，更談不到大量吸收。不加抉擇。模仿纔能說是「盲從」。我看我國人的毛病乃是襲取皮毛，並非是全部盲從。現在「洋化」只嫌不够深刻不够廣泛，離「反客為主」的地步還遠得很呢。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」運動在此時此地發生，我以爲是最不合於「此時此地的需要」。

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，乃是虛心的先去了解西洋文化，然後就其各個部份分別的審慎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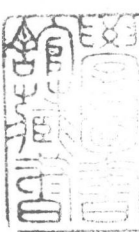
加以採取。「全盤西化」是一個不幸的籠統名詞。因爲是認定中國文化毫無保存價值，這顯然是不公平的。我們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門，我們便可發現：①有中國優於西洋者；②有西洋優於中國者；③有不必強分優劣而可併存者；④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尙有待於改進者。就第一類說，我覺得可說的太少。也許是從前很多現在變少了，我想來想去只覺得中國的菜比外國的好吃，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，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，此外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優於西洋的東西。我曾經有一個時期，感覺得這樣想法使心裏很不舒服，好像是太自餒，於是勉強尋出兩個解嘲的方法，一個是追懷已往的光榮：長城、運河、火藥、印刷、羅盤，都是很可以自豪的。另一個法子，是標舉中國的文學藝術以及特殊工藝，認爲這是我們的特出的成績。但是現在我明白了，已往的光榮僅僅是已往的光榮，無補於「此時此地的需要」；中國的文學藝術之類也不見得優於西方的，應該列入不分優劣而應併存的種類裏去。事實於此，不能因爲顧忌「妄自菲薄」的批評而遂遮掩自己的文化的貧乏與落後。我可以挑釁的說，中國文化裏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令我們誇耀於西方？中國此時此地有什麼需要是西洋文化所不能供給，或不能做爲參考的？如何「充實人民的生活」，如何「發展國民的生計」，如何「爭取民族的生存」，沒有一樣不可效法西人，沒有一樣我們能完全拋開西方的成規而另創造出新的辦法來的。我們既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現階段而另創出更高的

文化，我們便該急起直追先把自己提高到與西方文化平等的地步，此刻提出「中國本位」，縱然不是復古，（說它是復古運動的烟幕彈，那是冤枉人的）起碼也是故步自封的一種虛驕心理的表現。

並且文化這種東西逐漸的要變成爲全人類所共有的產業，不容再有什麼國家的單位存在，國家主義應用在政治方面，已經有人嫌太偏狹，孫中山先生且標明「世界大同」爲最終鵠的，我不明白爲什麼在文化上偏要劃分國界？以前在閉關時代。中國文化可以說是個單位，那是因爲地理的關係，交通的關係不得不如此的特殊現象，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後也正坐因於此。我們講起西方文化是一個整的體系。我們從來不曾說起什麼英國本位文化，意國本位文化，法國本位文化，因爲文化是可以超越國界的。有人說，西洋文化也不是一個整體，有資本主義文化，又有社會主義文化。其實，經濟制度只是文化當中的一部分，決不是全部，蘇俄與英美的社會情形固然不全相同，然而就我們中國人的立場來看，究竟他們之間的相同點多於相異點。無論如何，這不能成爲使我們不採納西方文化的理由。我們的文化因了五四運動而與西洋文化作更進一步的接觸，這是可歡迎的一種解放運動，剛剛打開了我們國人的眼界去認識西洋文化的面目。爲什麼纔隔了十七年的工夫又亟亟的縮回頭來怕失掉了「中國本位」？在各種的侵略當中，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歡迎的，因爲有了外國文化的激盪觀摩

然後纔有進步，只有想開起門來做皇帝的人纔怕文化侵略。

文化的優劣是不容易得到一致的論斷的。譬如所謂「國醫」，我們以為這明明白白的是
一種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產物，絕對沒有資格和科學的醫術抗衡，然而有極大多數的人，平時
可以坐火車點電燈，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時，依然要請教以陰陽五行爲理論基礎的「國醫」！
這現象使人喪氣。可是我相信，經過長時間的淘汰，「國醫」是一定要消滅的，優勝劣敗的
鐵則在兩種文化接觸的時候一定早晚要顯露出來的。你儘管喊中國本位，結果那本位是要消
溶在世界的文化的大烘爐裏！中國本位文化在以前是存在的，我們至今還覺得很光榮。現在
是不存在了，將來也不見得能再產生，對於這個我們似乎也不必惋惜。

中國現在是百孔千瘡，大家要從多處一齊下手挽救纔或者可以有希望。熱心愛國的人都急
得要開藥方，並且都急得要求速效，其實是急不得的。西洋文化在三百年來突飛猛進，而我
們中國人在這期間幹的是什麼事？達爾文做動物學旅行的時候，中國人還在講究校勘訓詁之
學；萊伊爾（Lyell）著「地質學原理」的時候，中國人還在做八股試帖詩。我們承受了我們祖
先的文化遺產，同時也得替他們清償一大筆落伍的債。如何趕上去，已經是很難的大問題，
若要另創造一樣新文化，，真不知從何下手！這藥方也許是很冠冕堂
皇，既可救國，又滿足了虛榮，可惜不知道這藥到那裏抓？陳濟棠先生提倡讀經，我相信他是